

# 水银花开的夜晚

迟子建

腊月到正月，在哈尔滨还是有花可看的，那是寒流之笔，描画在玻璃窗上的霜花。出了正月呢，即使飘雪的日子还有，但雪魂魄已失，落地即化，霜花也杳然无影了。你若想看花，只能去花店买南方运来的鲜花了。花儿是女儿身，经不起折腾，一路奔波令其花容失色，瓶中的“花姑娘”们，总有种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的落寞感，不像本土应时而开的花儿，那么气韵饱满。

猫冬让北方人筋骨疲弱，所以当积雪消融，埋藏在雪下的枯草出狱似的，瑟瑟缩缩地出现在阳光下时，人们以为摸到春天的触角了，奔向户外的漫步者不在少数。寒风虽是强弩之末，但威力尚存，我不幸被击中，有一日傍晚从江畔回来，咳嗽流涕，身上阵阵发冷。

我便取放在玄关托盘上的体温计，想看看自己是否发烧。

我取体温计的时候，不慎将外壳的护帽朝下，这一竖不要紧，由于对接处咬合不严，护帽叛徒似的落地而逃，将体温计彻底出卖了，它随之坠落，摔成两截。

它这一跌，我家的黑夜亮了。从玻璃管内径溢而出的水银，魔术般地分裂成大大小小的珍珠状颗粒，像一带雪山巍峨地屹立在我面前。我先是拿来一块抹布擦拭，以为它们会像水滴一样，迅速被吸附，岂料它们欢欣鼓舞地一分二、二三分三、三分四地遍撒银珠，泻地水银非但未少，反而如满天繁星，在白桦木地板上，朝我眨眼。它们近在咫尺，却仿佛远在天边，不可征服。

我儿时数理化不灵光，对水银的了解，竟来自当时广为流传的一本小人书《一块银元》，主要情节围绕一块银元展开，写了穷人的苦，地主的恶，其中最让人惊悚的情节，是一个地主婆死了，她的儿子竟让一对童男童女为他老娘殉葬。他们给童男童女灌输了水银。故事浓墨重彩的是那个身世凄惨的童女，在出殡的行列中，她端坐在莲花上，手持一盏纱灯，双目圆睁，虽死犹生。她的亲人在路旁声声唤她，可她无法应答了。那个画面给我幼小的心灵，带来了浓重的阴影，恨地主，也恨水银。水银是毒蛇，它要了如花似玉的姑娘的命！

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水银制品，除非是在镇卫生所。那时日子穷，谁家会拥有温度计和体温计呢！如果感冒发烧了，卫生所的护士会神气地甩一下体温计，将它夹在患者腋下。童年时我曾盼着感冒（因为父母会给感冒的孩子买山楂罐头吃），但却怕发烧，万一去卫生所测体温，体温计碎裂了，水银流入我体内，我成了僵死的人，那可怎么办？谁还能在爸爸喝醉时为他取一杯茶？谁还能在妈妈拆洗被褥时为她挑上满缸的水？谁还能在姐姐除夕夜不想吃饺子时，给她烙上两张糖饼？谁还能在弟弟闯祸挨打时，夺下爸爸手中的棍子，让他少受些皮肉之苦？除了亲人，还有那些可爱的动物让我难以割舍，谁能用破木梳给吃饱了的猪刷毛？谁能在黄昏时把游荡的鸡，及时赶回鸡笼？谁能给看家狗偷食它惦记着的人吃的食物？还有夏天时满沟满谷的野花谁去采？冬天时满院子的白雪谁来扫？

我那时感冒了，发烧了，抗拒去卫生所，骨子里是恐惧水银体温计。总觉得我的腋窝藏着火苗，会将爆竹似的它引爆。它灿烂了，我就黑暗了。体温计是恶魔，这在看过《一块银元》小人书的同学心中，根深蒂固。以至于我们憎

恨一位班主任老师时，私下议论要是小人书中被灌注了水银的是她，而不是那个女孩，该有多好。好像我们真的掌握了水银，都会沦为施恶的地主婆的儿子。

这位班主任是我们的语文老师，她中等个，微胖，圆脸上生满雀斑，厚眼皮，眼睛不大，但很犀利。她不是本地人，住在学校的板夹泥宿舍里。因为没有食堂，她得自己弄吃的，所以我常在清晨去生产队的豆腐房买豆腐时遇见她。因为怕她，又因为豆腐房总是呛气缭绕，人在其中如在雾里，面目模糊，我假装没看见她，溜之乎也。

我们为什么怕这位老师呢？她严厉起来不可理喻。她有一杆长长的教鞭，别的老师的教鞭只在黑板上跳舞，她的教鞭常打在学生手上。期中期末考试总成绩不及格者，是她惯常教训的对象。她会让他们伸出手来，这时她的教鞭就是皮鞭了，抽向落后生。痛和屈辱，让被打的同学哇哇大哭。这种示众的效果，倒是让所有的学生不甘落后，刻苦学习了。但大家心底对她还是恨的，她头发浓密，梳着两条粗短的辫子，我们背地就说她带着两把锅刷；她脸上的雀斑，被我们说成耗子屎；她擦黑板上红红白白的字时，粉笔擦不慎碰着脸，成了大花脸，我们在底下偷着乐，没一个提示她的。

她管理班级严格到什么程度呢？要是教室的泥地清扫不净，值日生的苦役就来了，会被罚连续值日。最让我们难堪的是检查个人卫生，我们上课前她会手持碎砖头，高傲地站在门口，我们则像乞丐一样朝她伸出手去，如果我们的手脏了，或是指甲里藏污纳垢，她会扔给你一块碎砖头，让我们出去蹭掉手上的脏，抠出指甲里的泥，砖头在此时就成了肥皂了。如果春夏秋冬，拿了砖头的学生会去溪边洗手（那时大兴安岭植被被好，溪流遍布），冬天时只能用积雪清理了。我有一次也被检查出手上有了脏，不允许我进教室，我一赌气，到了溪边，把她那堂课都消磨掉了。看山看水，看花看草，不亦乐乎。我面临的惩罚，可想而知了。

这位班主任老师看上去跋扈，但她业务好，很敬业，也有善心。有的同学家贫，她家访时会带上她买的作业本，她还帮助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交费，并带我们进城，去照相馆拍合影。当然，她还常在我们下午该放学时，给我们加一小节课，讲那些经典的励志故事。如果是冬天，天黑得早，讲合就点起一根蜡烛。烛火跳跃着，忽明忽暗，她的脸也忽明忽暗，那也是她最美的时刻。她不用教鞭，脸上的雀斑看不见了，语气温柔，面目平和。

她离开我们小镇，似乎没有任何预兆。突然有一天，她要调到黑龙江东部的一个小城去，说是她恋人在那儿，是去结婚。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她是一个女人，是个有人惦念的人。

她要离开了，按理说我们是奴隶得解放了，该同声庆祝的，可大家突然都很沮丧，因为她一点狠劲都没了。她带着偿还之意，将自己所用之物，分给常遭她鞭打的人，那多是家庭困难的同学，我听说有的就有书本、衣物、脸盆。在她走前，有天我在小卖店碰见她，她还买了一双雨靴送我。从此她离开的风雨时刻，穿着雨靴走在泥水纵横的小路上，总会想起她。而她带我们拍的合影，成了同学们最美的珍藏。我们不知

她婚后过得怎样，她丈夫会像我们小镇的男人那样，爱打老婆吗？她为师还喜欢手执教鞭吗？当我们班级的卫生越来越差，同学们随地吐痰，随手丢废纸，教室再也不是窗明几净时，爱清洁的女孩子就想念她；而当那些学习成绩差的学生，将书本视为无用之物而放任自流时，学生的家长就慨叹，要是她在就好了，孩子就有人管了！

四十多年了，我没有她的任何消息，也极少想起她来。但水银泄地的这个夜晚，也过了半百之岁的我，却很热切地思念起她来。不知她是否还在她当年嫁过去的小城。按她的年龄，应是儿孙满堂，颐养天年了。

我不知当年的这位班主任老师的长辈，是否有出自旧学堂的，她的一些教育方式，私塾痕迹明显，教育为主，体罚为辅，在今天可能会遭到众口一词的谴责。但试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荒僻的山镇，一个有抱负的教师，面对着一群天性顽劣的野孩子，她最直接有效的教书育人方式，也许就是恩威并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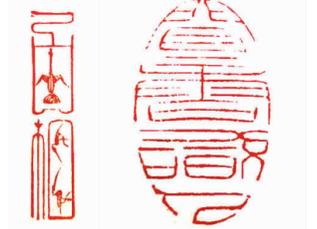


一池春樱落梦中（国画）杨娜

# 笔会

方的典雅。我相信，买谢峰印章最多的，就是兴安了。这只是我的估计，兴安没有对我透露过具体数据，我是根据他朋友圈的秀图显摆，以及他作品中的蛛丝马迹，判断出他不知道买了多少谢峰女儿的印章。谢峰女儿在美国留学，她租的房间，可能一小半租金都来自于兴安。

我的作家朋友中，贾平凹、李敬泽、苏童、东西、白猫、车前子、林白、艾伟……很多很多人，都让谢峰治过印。我就想以后在中国文学史上，一定会有谢峰这样一个名字出现的，他是一位闯入者，乱入文坛，与文人结缘。我更不得不承认，他不仅是一位勤奋得几乎发狂的篆刻家，他也是才子。他有很敏感的神审美，甚至对文字也有很高的天赋。平日里在他面前飞过的文字，只要是有趣的、别致的，都会被捕捉到，然后刻在石头上，在石头上开出花来。



左：白相，右：闻香识人 谢峰篆刻

她用教鞭打了那么多孩子，可设一个因之受伤，可见她心里是有轻重和尺度的；当她把砖头抛向你，让你蹭掉手上的脏时，尽管你满心不快，但至少让你从此后注意个人卫生，时常用温水泡手，让它们散发出我们这个年龄的手，本该有的鲜润光泽。

再回到体温计碎裂的那个夜晚吧。夜一点点地黑起来，我见抹布清理水银，起到的反而是推波助澜的作用，赶紧上网查询对付它们的办法。水银有毒，我先是敞开窗子通风，然后用笤帚将它们轻轻扫到撮子里，放到一个新打开的垃圾袋中，之后用纸巾擦拭余下的细碎的水银珠。之后用纸巾罩住一两颗，将它们轻轻拈起，包饺子似地封住口，丢进垃圾袋，再取一片纸巾奔向另一处。我就这样朝圣似的趴在地上捉水银珠，足足用了半盒纸巾，直到我认为已把它们消灭殆尽。

我关了厅里的灯，打算回卧室休息一下。借着卧室的微弱光，我突然发现刚清理过的地板上，仍有水银珠一闪一闪的。我不相信，取了手电筒照向那里。呵呀，这分明是一个微观花园么，我发现无数颗更加细小的水银珠粒，在白桦木地板的表面和缝隙，花儿一样绽放着。

这不死的花朵，实难相送，那就索性不送，我不相信就凭它们，会让我性命堪忧——将其当花来赏又如何！权当它们是腊梅的心，是芍药的眼，是丁香的小袄，是莲花的罗裙！

因为在黑夜面前，所有的花朵都是无辜的。

清明时节有微雨。不知怎么就想起了父亲。他这辈子对我们三个孩子不怎么样，但对母亲是没说的。

大概是1969年前后，母亲因肝病导致脸部浮肿。肝病，向有“女怕脸肿，男怕脚肿”的说法，除此外她还伴有黄疸、纳差、全身乏力、脾肿大等症。当时求诊于龙华医院王寿生，王寿老见状即授一消肿利水的奇方——鲫鱼汤，他认为，患者急需补充优质蛋白，既是优质蛋白，又能消肿利水的首推鲜活鲫鱼。且要三两天以上，药效才好。

这可难住了父亲，要知道那个时候，物质高度匮乏，菜市场绝对没有活鱼供应，他便去“黑市”也就是地下的自由市场购买，说是市场，其实就是鱼贩的流动摊位，间歇象一般地时隐时现，更要命的是因为“历史问题”他还是“戴罪之身”，常去黑市是犯忌的。但为了母亲他又义无反顾，黑市买来鲫鱼马上操作，第一步是为她“退黄”，按每碗鱼汤100克鱼计算，剖200克鲜鱼熬约30分钟，待骨肉分离时捞出骨渣，这时汤汁呈白色，略注黄酒与蜂蜜，再熬十分钟，倒入两碗，早晚服用。十天后，母亲脸部的黄翳即消退，再服十天，两眼黄疸大退，即去黄疽全消，即去王寿老外报捷，王老看了一眼说，浮肿未退，继续。老爸一听，傻了，王老这可是坐着说话不腰疼啊，当时的收入都是“三十六块”，虽说食堂里的红烧大排才一毛七一块，荷包蛋八分，但时值冬令，鲫鱼少而贵，鲜活的、三两以上的更贵，每天一条，总得八毛钱左右，甚至一元，一个月下来，早把家里掏空了，而且他还不知道，为了抢一条活鱼，父亲多少次撞拳撞脚，和在鱼摊前撕作一团。

老爸听了不响。王老继续说，鲫鱼三、四两，去肠留鳞，以高陆、赤小豆等分，填满扎定，水半锅，煮煮去鱼，食豆汤汁。忌盐、酱二十天。“一定要活鱼吗？”父亲又问了一句。“当然！”王老顿了顿，又说，刚咽气的也行。李时珍说过，杀取动物用其肉，骨子里是欠仁爱的，肉还不冷，灵性还在，所以现杀不能现吃，应候其肉冷再烹。忌与大蒜、蜂蜜、砂糖、芥菜、猪肝、鸡肉同食。

父亲一回家就去了黑市，而且很久没回来，母亲不放心了：怎么回事呢？阿二去看看！天已擦黑。路灯下，远远地看到他蹲着，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搪瓷盆子——那时卖鱼的都把鱼儿放在搪瓷盆里，以俾稍有风吹草动就提盆走人——而鱼贩则尴尬地注视着父亲，两人之间似乎是一种对峙，西北风像伤风的野兽一样咆哮着，父亲蜷缩着身子冻得簌簌发抖。但，仍然坚定地蹲着。

这是1969年的冬天。见我在他身边蹲下，父亲转脸尴尬地对我笑笑，然后附着我耳朵悄悄地说，我在等伊断气。我不解地看着他，没说话。为什么活鱼不买，要等其咽气呢？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黑市规矩，鱼一死，就腰斩而沽，一条一元的鲫鱼就可能暴跌到四、五毛。

天越来越冷，也越来越暗，搪瓷盆里的鲫鱼，盖着水草，那腮帮还在一口气、一口气地翕动着，越来越缓，越来越缓，忽然它不动了。

父亲胜利地叫了起来，看！它不动了！鱼贩悻悻地叹了口气，好吧，拿去

# 青囊趣话

胡展奋

# 等鱼断气

吧，算我输拜依！蹲了两个钟头伊港！然而父亲还没完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他飞快地掣出一把剪刀，钱还没付，就一刀刺入鱼腹，剔出了鱼肠，那鱼心还在一翕、一翕呢。

“马上放血，和活鱼有什么两样呢？”他得意地对我眨眨眼，那鱼贩见状，眼珠瞪得老大，傻了。

这以后，老爸就成了“老蹲”，只要耐心，不怕等不到断气鱼的鱼。因为刚死的鱼或弥留之鱼，尽管半价，价格还是强于久死之鱼，或许被父亲的举动所感动，或许觉得父亲“老举识货”，可以省却与人的反复解释，鱼贩到后来都会主动招呼他：过来吧老胡，格条鱼，快勿来赛哉！

日子久了，他还蹲出了经验，并授我心法：背脊黑黑的鲫鱼，不要去蹲守，有得拖辰光了。只有濒死之鱼，身上鳞片才会越来越黄、越来越白，及时一蹲，可以少吃多少西北风！

但西北风还是没有饶过他，大概第一天的蹲守就着了凉，以后他天天拖着清水鼻涕去蹲守，撑了十天终于倒下，高烧发到40度。

眼见得母亲的浮肿在慢慢消退，不能功亏一篑，父亲决定派我去蹲守，王寿老也听说了老爸的故事，急须手谕：不必死耗鲫鱼，其他利水消肿的河鱼也可以，比如鲤鱼、泥鳅（炖豆腐，专治湿热黄疸）、黑鱼、青鱼等等，只要如前法炮制，均可。

“等断气”的范围扩大了。问题是青鱼太贵而且鱼身过大；鲤鱼固然消肿，但系著名的“发物”，忌。泥鳅吃口太差。而黑鱼，利水效果好，口感也好，无奈彼有气功，一口气总是断不忒，你就是等它通宵，兴许还在一翕、一翕。

我那时还小，天天蹲在寒风里戳腠，鱼贩看了也不忍，常主动喊我去拿将死未死之鱼，有的甚至将刚死之鱼直接剖了，扔过来，不收钱，长大后读书，每读到“仗义每多屠狗辈”，便会想到他们。

大概一个月后，母亲的浮肿全然褪去。这是1969年上海的冬天。高天固然滚滚寒流急，大地却仍有微微的暖风吹。

# 以鸟鸣为尺

詹丽

满，如山神仰着入睡时吹出的呼吸，曼妙而温柔。

我希望它们慢慢地上，不要让四月太短暂。风来过过后有一种可以慢慢回味的余香，她们开就开得极绚烂，轰轰烈烈热闹热闹，拥簇在阳光和雨后的背景前一点不觉得突兀。

法国梧桐的新蕾，终于包不住春天萌发的欲望，新叶如进出的蝴蝶翅膀。这些新翅膀在暖阳里好奇着，张望着，轻盈而透明地感知这个世界。不断往春风里伸展，伸展，在风里翻飞，想用叶翅薄如蝉翼的爱把春风拥紧。爱，是先自己足够的丰足，才可以自然而然地欢喜给予和收获。

山樱桃花落了，树才开始长叶。树叶的绿里带着些绯红，还有已经结出樱桃小果悬挂着花蒂，花蒂上也带着些暗红，所以，开过花的樱桃树，远望，是暗红色的。但是，背阴处不开花的樱桃树，叶子自然长得大些，也没有红色。好像它们是双胞胎里先出生的那个。当山樱桃花下一层因吸收不到营养而掉落的小樱桃时，那些绿才真正漫到山顶上了。但是，当绿漫上山顶以后，就开始飞翔了。

相距几米的法国梧桐树，也是有先绿，有的后绿。先绿的叶子张开的大，望去，树冠顶着一蓬朦胧的绿，叶子嫩绿到透明。我要在明白那些水彩画的人，为什么要用白色彩涂抹树冠，而不细致地去描写枝丫与叶片。

黄昏的光线，短暂而华美。大地正用力开合自己的心房，并且，同我

的呼吸相应和。四月底，上午在家里走来走去做家务，抬眼，两边的窗外满眼都是发亮的绿，阳台外的野樱桃，伸手就可以摘到，才落花几天呢，如今樱桃不仅长大了，已经长出红嘴巴。枫杨和法国梧桐的长枝在风里甩着绿袖子，那些绿叶在树枝上舞动，以任何姿态舞蹈。他们都是阳光的孩子。做家务，内心充满了安宁和欢喜。播放一张张维良专辑《茶雨》和《茶语》，窗子下面，旺盛的小草和野花，在春天上午的阳光下，伸着绿色的耳朵，做着春天斑斓的白日梦。有多少绿叶，就有多少幸福，我也在梧桐的枝上，忙碌或者休息，忘尘或者忘我。

经常听见有人恨恨地说：再也不来鸡公山了，一点也不好看，不好玩。有时候我真想问问他，你到底要看什么，难道这么大片森林里，你找不到你要找的吗？一个内心安宁的人，会感知森林开合的心房，并且，同我们的呼吸相应和。

一群人的山是空的，一个人的山是满的。我和这些人的距离，隔着一棵梧桐树的高度。这之后的时光，我要和这些草木相依为命。

在三千种素里，回想你的素，在三千种青里，体会你的青。有什么能比鸡公山清晨之清更能过滤昨日之尘？鸡公山夏天的森林是幽蓝的冰凉，那么春天的绿是浅嫩的慵懒。大地的呼吸重了，草根肿胀，我总是以鸟鸣为尺，丈量一棵树到另一棵树的距离。